



的自由解放而奋斗”的革命伦理，确实鞭辟入里。难怪，影片获得了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最佳导演奖、最佳女演员奖、最佳男配角奖四项大奖。

《青春之歌》和《红色娘子军》描绘了大女主群像图，而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的王苹，则是大银幕背后的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另一种“大女主”。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节里，身处向来看重革命意识输出的八一电影制片厂，王苹偏凭借自己的性情与才能，总在兵戈相撞之余，奉上人们渴望一见的玉帛。她所执导的《柳堡的故事》（1958）险些成为禁片，可战火中的爱情很动人，并且，电影安然祥和，如散文诗般播撒着清新芬芳的韵味，终使得“只差一步变禁片”，成了“深入人心是佳作”。女孩子隔着窗，看着俊俏的男兵，而两人的重逢是水天一色，柔波荡漾。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/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/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/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……”

同样由王苹执导的、同样于1958年上映的《永不消逝的电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（1958）至今仍为难以超越的谍战片经典，更直接影响了后来大热的《潜伏》。



李侠在发电报时被敌人包围，他仍然沉着地把两份重要情报全部发出。

波》，至今仍为难以超越的谍战片经典，更直接影响了后来大热的《潜伏》。全片的重点，倒不在于通常谍战片必然要涉及的避险后的避嫌，它是借杯水间的家长里短，将这刀尖上的舞蹈腾挪得分外日常化。扇扇风、擦擦汗，递递水，一天就过去了。那样看似机械的日复一日，仿佛是因有了那些突然而至的凶恶枝节，从而有了无垠的活力。影片若干表现情感的段落，王苹均用白描的方式进行书写，几笔一勾，沁人心脾——她是忍不住地拍，人的天性在晴光潋好中的舒展，斗室油灯下的忽闪。

在父母辈眼中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影响深远。原来孙道临不仅适合演大户人家的公子，其人物气质亦匹配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的机敏无畏；原来一脸正气的王心刚不仅适合演好人万古长青（洪长青），演个贪生怕死、摇尾乞怜的叛徒（姚苇）亦是有模有样；原来纵然“同志们，永别了”，一道道红色的电波，“李侠”的原型李白烈士，却“永不消逝”、浩然清气长留……

岁月如歌

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（1964）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有两个近似的地方：故事都发生在上海，导演都是王苹（注：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另一个导演是葛鑫）。不同的地方则恐怕在于，尽管后者讲述了隐蔽战线的激烈斗争，而前者所要迎面抵挡的“枪林弹雨”——所谓裹着糖衣的慢性剧毒，或许更加隐蔽、更加激烈。

但远离了流光璀璨、衣香鬓影的大都会，一路驰骋，抵达新疆的帕米尔高原，“和平”与“安宁”的关键词，也不会凭空降临。从外地娶来的新娘竟是女特务古里巴儿伪装的，却勾起了不知情的解放军哨所战士阿米尔的心酸回顾，古里巴儿更趁机刺探军事情报。幸亏干练精明的杨排长将计就计，我军一举歼灭了敌人，揭穿了女特务的假面——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（1963）最为人称道的是“阿米尔，冲！”的结局：阿米尔冲向了真古兰丹姆，冲向了爱情，冲向了电影预设的光明的未来；早年失

纵然“同志们，永别了”，一道道红色的电波，“李侠”的原型李白烈士，却“永不消逝”、浩然清气长留……